



BIC 之前的巴黎修道院

卡車剛到目的地，Eugenio就請我下車了。

他確認，三天後，就在這同一個地方，他會再來接我回家。

我拿出手機，搜尋今晚要過夜的地方。距離是3.6公里。

於是我開始步行，一邊回想那些事實、那些事件，還有把我帶到這裡的一連串奇怪的情形，一邊等著走到我的合住宿舍，偶爾忍不住露出一絲微笑。

終於到了，那棟建築看起來很不尋常。它是教堂、磨坊和農用倉庫的混合體。

可我是在法國。在義大利人看來古怪的事，在那裡往往被認為再自然不過。至少，我當時是這麼以為的。

我按了對講機。傳來的不是門鈴聲，而是一陣鐘聲，和教堂裡舉行聖餐時用的那種鐘一樣。

出來一個矮個子男人。禿頭。黑鬍子。穿著修士的長袍。

我解釋說我已經預訂，並且已經在網上付過錢。他拿過我的身份證件，核對了資訊，把三號儲物櫃的鑰匙交給我，又給了我一張寫著Wi-Fi密碼的紙條，然後領著我走向合住的房間。

我們邊走，他邊問我是什麼把我帶到了巴黎。我回答：「女人。」

話一出口，我立刻感到有什麼東西超出了我的理解。可那是什麼呢？

他繼續走在我前面。片刻之後，他開啟一扇大門，請我進去。

我走進的地方看起來像一座倉庫，裡面有六十張上下鋪，卻只有兩個衛生間。女的在右邊。男的在左邊。

就連1984年我在義大利服兵役的時候，也從沒經歷過哪怕稍微可以相比的情形。我見過的最大的營房，也只住二十個人。

可在這裡，我那位兩千年前的同行似乎決意要再給我捎一個口信：「Frega，你還什麼都沒見識過呢。」

我發現自己置身於一個市場，裡面是來自各個國家、各種傳統的人。這不是合住房間。不是旅舍。這是完全不同的東西。

在義大利，這樣的地方會激起公憤，招來司法調查，霸佔新聞頭條。在這裡呢？再正常不過。歡迎來到法國。

然而這家機構是天主教性質的，我想弄明白這樣的東西怎麼能存在。

最後我發現，它屬於一個由某天主教修會領導的宗教團體，這個修會的樞機主教曾被梵蒂岡開除教籍，因為他拒絕讓自己去適應那套既定的格式。

於是他創立了一套屬於自己的體系。

手機連上Wi-Fi之後，Chanel的一條訊息到了。她問我是否平安抵達、住在哪家酒店，並告訴我，只要我把地址給她，她第二天早上會親自來接我去赴約。

我回復說我剛到不久。旅途非常順利。至於酒店，它好心地安排了車和司機，所以第二天早上我已經有交通工具了。不過，我還是謝謝她的好意。

那天晚上，在合住的大廳裡，發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。一群印度裔的人和另一群來自巴西的人，同時在聽同一首音樂。

我越聽越覺得耳熟。然後我明白了為什麼。他們在gillettenarrative.com上。

這就是我那位兩千年前的同行想讓我看到的。這讓我很高興。

第二天早上，走完我的三公里之後，我搭地鐵去香榭麗舍大街，比約定的時間早了很多到達。

我在入口外停了下來。有那麼一刻，我懷疑自己做得對不對。

答案是對的。因為我沒有向任何人要錢。而且我可以自由地傾聽這個世界。

Ferdinando